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广松哲学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 宪 周晓虹

唯物史观的原像

[日] 广松 涉 著 邓习议 译

唯物史観の原像

广松涉在这部书中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
具有相当的深度
固然，以今时今日的眼光来看
他在书中的分析毕竟还是带了那个时代的印记
但这也不能令这个重要历史文献
些微黯淡它的思想光芒



图书馆



南京大学出版社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广松哲学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 宪 周晓虹

唯物史观的原像

[日] 广松 涉 著 邓习议 译

唯物史観の原像

B03
35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唯物史观的原像/(日)广松涉著;邓习议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 - 7 - 305 - 06375 - 6

I. 唯… II. ①广…②邓… III. 历史唯物主义
—研究 IV. B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4343 号

广松 涉

唯物史観の原像

Copyright © 1977 by 广松 涉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三一書房 (Publisher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by NJUP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9-261 号



当代学术镜译丛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健

丛书名 当代学术镜译丛

书名 唯物史观的原像

著者 广松涉

译者 邓习议

责任编辑 林哲元

照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南京京新印刷厂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9.75 字数 265 千

版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6375 - 6

定价 32.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总 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 ~~其书之多,不可殫述~~”,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 ~~需要~~, ~~而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 ~~不容推诿的责任~~。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 ~~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但“我们”与“他者”的

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决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成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代译序

广松涉：物象化与历史唯物主义

张一兵

这本书已经是我组织翻译的广松涉著作系列的第五部了。也是直到现在,我才开始意识到,对广松思想的译介可能会是一个不断延伸的工程,因为随着且译且走,内心愈来愈觉得广松涉的学术思想对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广松在上个世纪所走过的学术思想历程和道路,与而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向着纵深推进的路径是十分相近的。

不久之前,几位日本当代学者著文对我做出批评,表示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在 21 世纪的今天,我还这么执着于向中国学术界译介广松涉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写下的这些“已经过时”的东西(指《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而不是选择他们自己在晚近才出版的一些相关著作。^① 看起来,他们对自己因有更多新近的文献学成果在手,而在资料细节胜过广松之处感到洋洋得意,故而口气很大,派

^① 大村泉、涩谷正、平子友长:《新 MEGA〈德意志意识形态〉之编辑与广松涉版的根本问题》,《学术月刊》杂志 2007 年第 1 期。必须指出的是,几位日本学者因急于在中国发表自己的观点,竟不实地向我们声称该文已在日本《经济》杂志 2006 年第 10 期公开发表。其后,当我们翻译并在中国公开刊物上发表此文之后,才发现事实并不如这几位学者自己讲的那样,这篇文章在日本只是刊发在他们自己编的一本《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内刊上。这种做法,着实不能令人接受。

头也不小,甚至不远千里的跑到中国来,对他们并不熟悉的非文献学的学术研究领域评头论足。而我以为,他们未曾意识到的方面正是广松向我们彰现的更宏大的、学术思想史上的逻辑空间尺度。作为一个原创性的思想大家,广松涉的许多学术观念虽生成于一定的历史情境之中,但却因其直接构成着学术发展史中的特定思想环节和逻辑问题结点,而可能永不“过时”。这种气魄和视野,决不是对他的某些论著中存在的文献资料上的历史局限性做一些指证就能诋毁的!这就好比如今我们可能是可以正确地指出马克思《资本论》中存在一些经济学研究细节上的问题,但这并丝毫无损于马克思《资本论》在历史上的伟大地位。我想,后来的所有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严肃学者,都必须直面广松曾经提出过的问题和已经达及的理论高度,否则即可能在逻辑上开倒车,抑或无意识地就炒了一盆学术的冷饭。

此次由邓习议博士翻译的《唯物史观的原像》就是广松涉的一部重要学术论著,该书出版于1971年,面世之后即凭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无法取代的历史地位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站点。我在此言其重要,亦是因广松涉在此书中讨论的大量关于马克思思想发展史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问题,也恰是今时今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关注的焦点。以下,我仅就其中的部分重要观点做一评介,以期读者更加深入的思考。

这部《唯物史观的原像》是一本讨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原初形态的研究论著。广松涉在日文中并未使用历史唯物主义一语,而是用了“唯物史观”。但他这个“唯物史观”指的并不是斯大林教条主义体系中那个作为部门哲学(即“将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和推广到社

会历史领域的结果”）的唯物主义的史观，而是作为马克思全部新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① 不过，我们在翻译时还是保留了日文中“唯物史观”一词。全书共三章：第一章是一个发生学意义上的说明，主要探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生成；第二章从正面讨论了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基本观点；第三章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在我看来，这其中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是最具特色的，因为广松涉在这两部分中阐发的理论观念可以说是自成体系，形成了一个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独特解释模式，即在哲学思考的**客体向度**逻辑中，从哲学人本学向社会存在论的转变，在**主体向度**中从异化论向物象化论的转变。但在广松涉那里，他恰恰没有区分这两个不同的重要理论思考维度。与几乎同时期出现的阿尔都塞的准结构主义解读模式相比照来看，二者的思考路径有其相近之处，但也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广松涉提出的**物象化理论**，我认为这是对马克思新世界观中科学的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全新的理论定位。所以，这也将是我在本文中论说的重点。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中，广松涉又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一些基础性的概念进行了正面评论和研讨。以下，我们权且先来看看广松涉在第一章中指认的马克思思想中的一个观念转变。

广松涉的第一个重要理论判断是：“马克思是从‘人’的问题到‘社会’这样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由此而确立唯物史观。”^②在上个世纪70年，阿尔都塞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史发展的断代法已经产生很大的影响，他那个人本主义问题式与科学的问题式之间的断裂说也是一个从“人”到“社会”的转换。我预备在后文中再来说明二者的区别。广松涉认为，我们固然也可以将孟德斯鸠和卢梭视为“从人到社

① 广松涉指出，“唯物史观并不是狭义的所谓‘历史’观。也不尽‘同时也是社会观’。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本身”。参见本书，第42页。

② 本书，第2页。

会”研究视轴的起始者,但如果要深入理解青年马克思身上发生的这一逻辑转换,就必须从黑格尔的人的概念着手。这是我们中国论者不大注意的方面,通常会多从费尔巴哈那里寻求理解的钥匙。在广松涉看来,黑格尔的人的概念实质是一个伦理意义上的人。这个人并不是作为“激情”在场的个人,因为“个人的具体存在属于他与他人及世界一般之间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总和。正是这个总和,形成了个人的现实性。”^①这是广松涉专门引述的黑格尔《精神哲学》中的一段著名表述,很显然,这段话十分巧妙地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6条中那个关于人的本质的定义暗相呼应。在黑格尔的心中还有一个与个人相对的,作为应有意义上的大写的类人,即超拔于个人存在的普遍性的大写的人,而这个类人的本质,则就体现了普遍性理性的“民族精神”。遁于民族精神背后的,当然就是“黑格尔哲学整体的主体=实体的‘绝对精神’的原型,以及这种泛神论性质的神=绝对精神与宇宙万物的关系的原型,可以说就在于‘伦理’这种应有状态中的人的存在”。^②这个说法是新奇且言之有理的。

可是,广松涉又进一步指认说,后来德国的青年黑格尔派正是将黑格尔的这个“绝对精神”还原为“人的过程”,此处的“人”并“不是启蒙主义所理解的作为个人的人,而始终是早期黑格尔所理解的作为伦理的人”。这也是一种新说法。在他看来,施特劳斯正是通过重释黑格尔的“神人”概念而开辟了通向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道路。这个观点倒有些暗合于后来施蒂纳对费尔巴哈人神观念的批判。费尔巴哈算是第一个将黑格尔唯心主义重新颠倒回来的人:只不过,在伦理意义上存在的类人,已经不再是黑格尔那种作为民族共同体的精神了,它成了“人们通过现实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统一性”。广松涉认

① 参阅黑格尔:《精神哲学——哲学全书·第三部分》,杨祖陶译,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

② 本书,第9页。

为，费尔巴哈其实已经是在主张：“人的本质是共同社会的存在”^①，而这种观点又恰好为青年马克思所接受。根据广松涉这里的分析逻辑分析，他实际上也是在指认，作为青年马克思关于“人”的问题的思考点从一开始就已经是伦理的类人和共同社会中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就基于青年黑格尔左派的立场，在费尔巴哈观念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与英法社会主义的“构想”完全不同的“人的解放”的新口号：

青年马克思——通过与英法启蒙主义、英法社会主义不同的逻辑——是从“人”的问题到直面“社会”的问题。对在“人的本质是共同体”、“社会性”的思考中的马克思来说，要探究人就必须探究社会。为了具体地论证“人的解放”的现实性，探究人的本质=社会性也就成为课题。^②

似乎惟有如此，才可能离马克思后来的社会存在概念更近一些。然而在我看来，这种分析思路带着明显的目的论逻辑的色彩。

对广松涉的这段思想史分析，我其实有不同的看法。首先，因为他的分析方法并非建立在对实际存在的第一手文献历史链的逐一精读的基础上，所以必然会跃过一些他自己认为不重要的内容，从而不可避免地将在逻辑分析中出现一些裂缝或者缺环。譬如，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与继承首先就不是那个伦理意义上的类人，而恰恰是作为类人定在的激情化的个人，即与绝对观念相对的自我意识。在被广松涉略去的青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之中，以能动的偏斜运动在场的原子即是这种青年德意志布尔乔亚的（个人）精神的体现。其次，广松涉在此依然袭承了恩格斯和列宁的说法，即青年马

① 本书，第10页。

② 本书，第14页。

克思“一度为费尔巴哈所倾倒”，然后又超越了后者。在《回到马克思》^①一书中，我已经具体论说过这种判断过于简单，因为青年马克思并不是因为了解了费尔巴哈的哲学唯物主义而发生外因驱动的思想转变，而是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通过自己的历史学研究（《克罗纳赫茨笔记》^②），发现所有制结构决定国家与法这样一个重要史实，从而认同了费尔巴哈，内在地实现上述转变的。可见，青年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改变不是一个单纯的哲学逻辑演进。对这一点，广松涉显然未得深解。其三，在广松涉的这次思想史研究中，青年马克思思想中的第一次转变被大大地弱化了，即哲学逻辑中的从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向哲学唯物主义的转变，政治立场上的从民主主义者向无产阶级革命者（共产主义）的转变被弱化了。由此，我们就很难看到青年马克思的原初思想起点。在这个问题上，广松涉与阿尔都塞算是同质的。后者是用粗线条的“意识形态”向“科学”的转变来断代的。

二

广松涉的第二个值得认真思考的理论观点，是他对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中“经济哲学”的分析和讨论。以我的眼光来看，这可以算得上是自青年卢卡奇以后，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生成中经济学语境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了。与此相近的研究成果还包括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施米特的一些研究论著。从广松涉的分析中我们发现，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关注青年马克思的《巴黎笔记》和《1844年手稿》之间的内在

① 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 MEGA2第四部分第2卷，德国狄茨出版社，1981年。

关联了，特别是对经济学研究在青年马克思哲学观念发展和变化中的基础性地位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能够有如此独到而敏锐的前瞻性眼光，真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

首先是广松涉发现，青年马克思最早的经济学术语参照并不是李嘉图，而是斯密。有趣的是，“后期的马克思较之于斯密而更接近李嘉图的立场，但早期马克思并非不知道李嘉图，而是在《1844年手稿》时期就已经知道”。^①可是，早期马克思却钟情于斯密，为什么？广松涉给出的答案是一条深刻的理解线索，即“斯密的体系及黑格尔‘法哲学’的性质”。在他看来，二者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性。斯密的经济学实为“广义的法学”，其中也内含了广义的伦理学。这是有道理的，斯密的《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是相通相联的。而“黑格尔的‘法哲学’，可谓是斯密‘广义的法学体系’的德国版”，因为在一定的意义上说，黑格尔的思想“不过是在需求和劳动的体系及其逻辑这种哲学化的形式中的展开”。广松涉认为，黑格尔那个狭义的“市民社会论”正是直接缘起于斯密，而他的“法哲学”其实就是斯密那个广义的“法学”之“德国的定在形式”。^②广松此处的理解是十分深刻的。故而，除掉来自于青年恩格斯的经济学研究的外部“冲击”之外，马克思自己也已经《在巴黎笔记》中接触到了大量经济学文献，但在马克思此时内心中，“最有魅力”的依然还是斯密。

从马克思当前的目的来看，由于他不是关心作为经济学的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学，因此较之于作为经济学的被纯化的李嘉图的学说，反倒是斯密的学说更够格。虽然在材料上也能够从一系列的国民经济学书籍中收集现象的知识，而实际上这也正在着手做。但不管怎么说，斯密的《国富论》，作为黑格尔法哲学“原版”的斯密“法学体

① 本书，第16页。

② 本书，第16页。

系”的这个“第二部”，正是这部著作，正是其中的讨论，对目前的马克思来说是最具魅力的。^①

对这一点，我和唐正东都注意到了，可我们还没有想到广松涉提及的这种关联向度。可以说，广松涉此处的分析颇具启发性。与广松涉不同，我们认为，斯密经济学对马克思哲学观念的影响主要不是因为黑格尔的这种法哲学的中介和关联，更重要的是斯密经济学的非现代性大生产性质所导致的理论局限性。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当中。我以为，唐正东对斯密经济学的历史语境定位是更为深入的。^②

其次，广松涉认为，《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极不成熟”。这也是前苏东学界和国内很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学者讳莫如深的问题。广松涉认为，《1844年手稿》中的经济学思想“与其说是马克思的思想，还不如说是基本上是由各种经济学著作的引用而形成”，当然，这种引用也来自马克思特定理论问题式的座架。并且，“《1844年手稿》的‘经济学’与其称作‘经济学’，毋宁说是相当于黑格尔的体系中狭义的‘市民社会论’性质的东西。”^③显然，这还是上述那个观点的逻辑推演。广松涉还认为，相对于这种不成熟的经济学思考而言，在一个更大的理论尺度上去分析的话，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更为重要的。

《1844年手稿》中的马克思通过作为类的存在的人，作为自我活动的主体的人的劳动的异化和自我获得这种图式，而达到基于庞大的历史哲学的远景。当时，Nationalökonomie即作为事实的国民经济，是对作为那个对象的学问的国民经济学

① 本书，第17页。

② 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唐正东：《从斯密到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 本书，第19页。

来说构成中枢的“私有财产”，而根据异化论的逻辑对它加以“概念的把握”begreifen，则是其关键所在。^①

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广松涉深刻地看到，在青年马克思撰写《1844年手稿》的时候，他是在将“‘世界史的整体’置于人的本质、人的自我活动的自我异化和自我获得这一逻辑中进行论说”，但是，这种异化逻辑并不能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并且，这种立论结构中内含着“逻辑的自我破裂的必然性因素”。与那种简单地将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中的异化史观直接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相比，广松涉的判断无疑是深刻的。有意思的是，在当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这种将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的理论倾向重又有所抬头。我认为，这显然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此外，从文献史的意义分析，广松涉还指认了青年马克思《1844年手稿》思想的一些重要的理论支援背景，例如，W·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一书和傅立叶的“商业论片断”对其产生的影响。特别重要的是，他明确指认了赫斯交往异化理论对马克思的影响，也交代了这种影响甚至在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还曾零星在场。广松涉的说法为：马克思《1844年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二个文本的观念，“在某种意义上与赫斯的思想相重叠”。^② 这些，都是被前苏东学术界以意识形态话语有意无意地遮蔽起来的非常重要的思想史线索。

以我的看法，如果就这一主题来看，广松涉的分析比阿尔都塞那个“意识形态”问题式的理论裁定更加接近史实一些，总体而言算是基本正确，也十分深刻的。可是，又因为他没能更精细地去解读《巴黎笔记》的具体内容，特别是没有详尽地讨论《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的交往异化理论。他只是遵循了拉宾的假设，将《穆勒笔记》置于《1844年手稿》之后，并简单地提及其中的观点。因此，他对青年

① 本书，第25页。

② 本书，第34页。

马克思《1844年手稿》中复杂话语逻辑的分析终究还是缺了一点深层理论力度,没有发现“逻辑的自我破裂”中存在的**双重话语逻辑**,即人本主义的劳动异化史观逻辑与从现实出发的客观历史逻辑的并存。^①这自然就给他后面讨论马克思的人本学思想向物象化话语的转换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三

第三个重要的理论思考点就是广松涉著名的**物象化理论**了。当然,此处他重点论说的是马克思思想中从异化论向物象化论转换的过程。

我注意到,关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广松涉始终处在**理论自觉**的清醒状态之中。他用了一个挺有意思的词,叫“自为化”。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广松涉就已经注意到了马克思思想史研究中的几个不同的解读模式。特别是在处理“早期马克思”与“后期马克思”的关系上,东西方的研究者之间形成了一个明显的观念对立:西方学者认为,“站在《1844年手稿》的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的立场。并且其中一些人认为后期马克思是堕落与倒退,其他一些人主张《1844年手稿》的思想在本质上与后期是贯穿一致的”^②;相反,东方学者则判定《1844年手稿》是不成熟的,并强调只有《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的马克思思想才是真正科学的。其实此处还暗含了一个问题,即“把马克思的思想看作是始终一贯的、完全连贯的东西,还是认为存在阶段性的飞跃,如果是,那么又在什么时点、分为几个阶段的飞跃的问题”。这是一个不同理论问题式的分界点。进而,在上述关键问题之中,“将《1844年手稿》中提出

① 参见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 本书,第33页。

的经典的异化论思想,放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及其历时的展开过程中的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及如何进行评价”?这是一个更重要的理论焦点。我以为,这当是十分准确的思考点定位。

显然,广松涉赞成关于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确实存在重大转折的判断。他指出,我们固然可以承认在《1844年手稿》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甚至在《1844年手稿》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都存在不少共同的基本命题,而在不同时期之间,马克思的问题意识和论题以及各种论点之间也都存在某种连续性,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发现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问题研究的结构及构想的结构本身是否存在转换”这样一个更深的思考点。广松涉认为:

以1845年左右为界线,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思想地平、世界观的“结构的把握方法”,都有着飞跃的发展。但是,这不单是在马克思这一个思想家而具有的飞跃这种意义,从思想史来看,在与先前的笛卡尔可谓开拓了近代哲学的地平作为类比的意义上,是具有作为开拓了新世界观地平的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可以说马克思不单真正超出了黑格尔哲学的框架,而且确实通过它超越了笛卡尔以来的近代世界观的地平本身,开拓了应该取而代之的真正的近代世界观的地平。^①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评价。在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传统研究模式中,马克思思想变革的意义通常被锚定于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皇位”复归上,可广松涉的判断却是,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意义是超越了整个近代世界观的地平。这是一个复杂的逻辑指认。根据广松涉自己的界定,所谓的近代世界观,即是那种将主体客体分裂和对置起来的“二元论”认知构架。这是海德格尔的思考域。广松涉认为,“我们可以把这种从‘早期马克思’到‘后期马克思’的世界观的结构的飞跃,用‘从

^① 本书,第35页。

异化论的逻辑到物象化论的逻辑’这一观点作为象征性的表达”。至此,就说到主题上了。

那么,什么是广松涉所说的物象化呢?他先对通常理解的物化(Verdinglichung)和物象化(Versachlichung)做了一个一般描述:

在人们谈到物化或物象化的场合,一般包括以下三层含义。

(1) 人本身的物化。例如,人作为奴隶(商品)而被出卖,单是成为机械的附属品这样的状态。在这里,人不是作为“人格”,而是被看作在陷于与物同样的状态这种意义上的“人的存在变成了物的存在”。

(2) 人的行动状态的物化。例如,火车站内的人流和满员的电车中的人们状态等,在各人已然不能控制自己的行动这种情性态意义上的“人的行动变成了物的存在”。

(3) 人的心身的力能的物化。雕刻或绘画等艺术作品,以及在通俗的劳动价值学说中所思考的商品的价值等。这里,本来是人的主体的力能的东西,可以说作为体外流出的成为物的定在的“主体的东西转化为物的东西”这种构想的物化得以表现出来。^①

请注意,此处讲的并不是人本学意义上的异化(Entfremdung)范畴,而是物化或对象化。广松涉分别讨论了人的物化、人的行为的物化,以及人的身心能力的物化。他认为,“后期马克思所说的‘物象化’,不再是主体的东西直接成为物的存在这种构想,而和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宛如物与物的关系,乃至宛如物的性质这种颠倒的看法有关”。^②依广松涉的看法,“主体的东西直接成为物的存在”的物化观,实际上还是近代世界观中那个二元分立的“主体-客体关系”的理解域,而马克思

① 本书,第35-36页。

② 本书,第36页。